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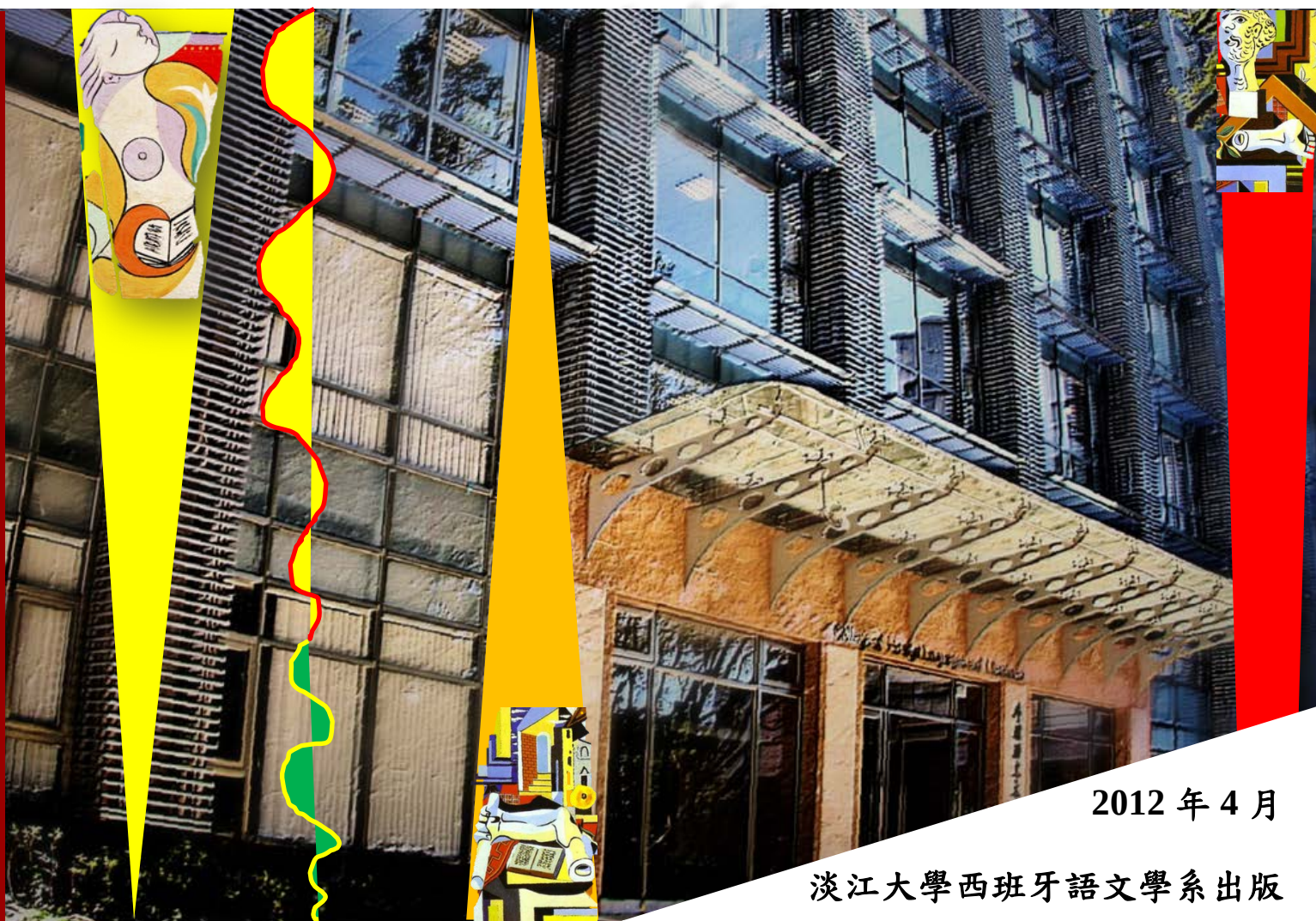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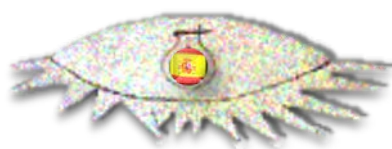
第 4 期

西語系系刊

OLÉ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UNIVERSIDAD TAMKANG



2012 年 4 月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出版

2012 年系刊 *OLÉ* 又出刊了，本集聚焦於生涯規劃及國際化，故內容涵蓋多位具有外交歷練之師生，例如我國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今年甫上任的巴拿馬大使周麟以及在中央社當顧問的張冠超老師、外派宏都拉斯的林禹貞系友。此外，也邀稿外籍老師 Francisco Luis Pérez，Rachid Lamarti(葉汐帆)談他的台灣經驗。學生習作方面有碩士班陳妤婷之報告及數篇海外留學見聞、白士清老師推薦的學生之西文習作。刊底以大事記呈現這一年來的系上舉辦之各種活動，相片則紀錄活動，如頒發獎學金，演講，音樂會等。

此次的編輯要感謝碩士班吳佩羿同學幫忙採訪、撰稿及張薰芃同學的封面設計，白士清老師提供學生習作，若有不週之處，也請大家海涵、指教。

Palabras preliminares

De nuevo sale a luz el número cuarto de *OLÉ*, seguimos el enfoque en la internacionalización y la trayectoria profesional. Así que se abarcan entrevistas de los profesores y los antiguos alumnos que se dedican en la diplomacia y en el periodismo. Al mismo tiempo queremos agradecer a los profesores por su colaboración: Francisco Luis Pérez por compartir su experiencia de impartir clases en Tamkang; Rachid Lamarti por su relato de la experiencia en Taiwán; José Miguel Blanco por ofrecer las redacciones de los estudiantes suyos. Nuestro agradecimiento también va a Valeria y Margarita, dos estudiantes del programa de maestría, por echar una mano en editar esta revista.

Ana Wu

目錄

前言	1
系友採訪與分享	
行腳走四方 桃李滿天下-中央社張冠超老師之專訪	3
西語系校友 現禮賓司司長將調任巴拉圭大使	6
校友周麟任巴拿馬大使	9
「憂鬱的熱帶」之追尋與想像	10
教師分享	
Enseñando español en Tamkang	14
Taiwán y la toponimia de la fantasía	17
學生分享	
我和韋爾瓦的回憶	22
西班牙現代戲劇《波希米亞之光》	25
青年大使薩爾瓦多服務代表隊	28
大三出國心得	30
Cuenca 遊學心得	34
Las comidas en Taiwán	37
Una gran madre	37
Un cuento de mi padre	38
大事記	39
募款成果	41
活動照片	42

行腳走四方 桃李滿天下-中央社張冠超老師之專訪

蘇柏名

踏進了國父紀念館二樓的這間餐廳，筆者今日有個重要的任務- 與中央社的張冠超老師進行訪談。笑咪咪的老師和師母在筆者到達後一會兒便偕手出現，情比金堅。一同經歷過人生風風雨雨的他們，將在這難得的機會，將許多彌足珍貴的經驗分享給我們。坐定不久後，十分謙虛的老師問起此次訪談的主題為何，因為他擔心沒有辦法在這麼短的訪談中給予學生足夠的啟發，老師真的是一位很用心照顧學生的長輩，於是我向老師解釋，此次訪談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老師可以將自己駐外的生活經驗分享給同學們，增進同學們學習西班牙語的興趣。老師笑著說：「現代人的資源豐富，垂手便可得各類學習的教材，所以重點還是在同學是否能保有學習的熱忱！」之後，我們便一同進入了這家位於國父紀念館二樓的餐廳用餐，展開了今日的訪談。

老師的背景比較特殊，早期中國的商人曾為了掙口飯吃，遠赴中南美洲做生意，而老師的原生家庭就是此種類型。祖籍廣東的他原本與家人住在祕魯，家裡經商，兄弟姐妹間感情十分好，與父母親也相處融洽。原本老師打算在秘魯完成學業，然因當時的國民政府徵招海外的華人回台攻讀學位，並於畢業後留在台灣服務，當時的老師有著十分熱情的一顆心，希望能來到台灣為國家效力。老師的父親原則上同意，但惜子如金的母親卻不希望孩子遠渡重洋來台灣這塊陌生土地發展，但因老師當時有著十分熱忱的心，最終，仍是踏上了台灣這塊土地。於60年代來台的老師，當時就讀於台灣師範大學，希望畢業後能從事教職。值得一提的是，乍到台灣的老師當時是不諳國語的，他的母語原是廣東話和西班牙語。但老師自己說他當時便意識到了學習中文的重要性，便勤勞地投注心力在學習中文上，加上老師本身似乎對學習語言特別有天份，很快地便能說的一口流利的中文。畢業之後，老師原從事過教職，桃李滿天下的他，至今，仍致力於給我們這些後輩們指導，令人好生欽佩。

在60、70年代之際，國際情勢有著劇烈的變動。當時國內急需外交人才，然當時台灣並不像今日有著這麼良好的教育環境可以培養足夠的政治及語言人才，像老師這樣的僑胞除了語言能力好，又因長期居住海外，對外地情勢了解更甚，正是政府所需之人才！於是透過外交特考，老師順利的晉身外交官之列。根據中華民國法律規定，若從事政府政務官一職，則不得擁有第二國國籍，而由於當時秘魯與台灣剛剛斷交，老師還得為此特地跑到香港去進行放棄國籍的手續，才能順利就職。我問老師，會不會後悔放棄得來不易的外國國籍？他說能為自己國家效勞是份榮譽，故沒有可惜之理。令我深感佩服！

總說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老師也不例外。師母是一位非常慈祥，且面上總掛著笑容的時代新女性。為了稱之為時代新女性呢？師母其實本身也是我們淡江的校友，大學專攻於保險學，以當時師母的年代，一般人能完成高中學業已經很了不得，更何況是位念到大學的女性呢！姻緣天注定，當時師母畢業原欲職場上一展長才，卻在友人的牽線下，因緣際會認識了一輩子的牽手，就此與老師成了一對走遍江湖的俠侶，將步伐跨出台灣，展開了驚奇的世界之旅，成為老師致力於公事時，背後最溫柔那一隻支持的手！

身為一位外交官，最讓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那在外所遇之趣聞軼事。老師在服公職期間，陸續跑遍了巴拉圭、薩爾瓦多、烏拉圭、多明尼加、宏都拉斯以及美國，其中經歷了數次調任，最後甚至在聯合國的事務處工作，前後於外交部服務了 30 多年，為國家的外交奉獻了一輩子的心血。身為一位中華民國的國民，真的為我國能擁有這樣的優秀政務官感到十分的欣慰。如今我國原先的外交困境以獲得很大的突破，說到底，還是得感謝我們國家這群辛苦的功臣。

談到幾次比較有意思的經驗，老師講到當他駐薩爾瓦多時，那時候是 Romero 軍政府當政，有一次，醫院發生緊急事件，值內戰之際，人心惶惶，大家紛紛自危，然若是國人遭遇任何事故是非，大使館都需要出面援助，外傳當時有亞洲人被殺，當地的醫院裡槍林彈雨地，甚至傳出有人被砍頭的消息。外館駐外人員聽及，冒著生命危險趕到現場，急欲了解狀況。聽老師描述當時的情況十分危險，但身為國家代表，國人有難一定要立刻援助。唯發現最後受傷之人是一位日本人，外館才鬆一口氣，大家卻仍因為有人罹難而感到傷心。

經歷了這麼多的風風雨雨，老師年歲也漸高，如今兒女們在美國已成人，均事業有成，老師和師母便留在台灣。這對經歷過人生風雨、鶼鶼情深的夫婦決定留在台灣養老，把生活重心放在這塊他們所珍愛的土地上。退休後的老師仍閒不下來，除了延續原本在中央社的工作，還很熱心的到淡江來傳授西班牙語的翻譯學問。

老師說他從事外交工作，最大的興趣就是把在各個國家的樂趣和經歷和同事以及學生分享。我請教老師，若在台灣要怎麼能夠把外語給學好呢？老師說，學語言，最重要的就是要培養興趣，除了要認真吸收老師上課所教授的部分，更重要的是要靠自己努力！能多聽、多講、和多練習才能不斷磨練自己的語言能力。尤其現在人有著很多出國機會，學校也提供了很多出國進修的名額以及相關獎學金。他鼓勵我們要能多出國走走，同時也要善用網路資源去吸收各地的資訊，更要找到自己的興趣，利用結合外語與自己自身興趣學習的方式，之稱自己能夠保有學習外語的熱情。老師分享自己的經驗說，當初他到台灣，原本也是一句中文也不會講，但他也是利用了各種方法，善用各種身邊的資源，才能將自己的中文

能力，進步到和母語一般的好！他勉勵我們要能不斷充實自己，和自己比賽，步步高升，也祝福我們西語系的同學們都能夠有個光明璀璨的前程！

這一次的訪談，筆者收穫良多，整個訪問在愉快的氣氛下結束。和老師及師母告別後，心中只想，希望很快又能夠在課堂上看到老師，向老師請益更多西語相關學問。畢竟，有這樣一位願意奉獻給學生的好老師，是我們都應該珍惜的！

附錄：

此照片是張冠超老師提供，相片中的人物均是當時和老師一樣，為我國在外奮鬥的外交鬥士。此照片彌足珍貴，在此銘謝！



西語系校友 現禮賓司司長將調任巴拉圭大使

摘錄自淡江時報第 838 期

【記者張莘慈專訪】知名動漫《黑執事》中的賽巴斯欽，以身著燕尾服、提供賓客周全的服務讓人印象深刻，而西語系校友現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劉德立，有如漫畫中主角，掌理禮賓司組織運作的運籌帷幄，並竭力解決接待外賓等各式難題。即將於 12 月調任駐巴拉圭大使，行前特與我們暢談 2011 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的國慶籌畫過程，並分享求學時的校園生活。

西班牙語文學系系主任吳寬表示，劉德立西語課業第一名，英文也相當流利，「對西語系畢業的學生來說，能保持兩種語系的暢通是相當不容易的。」她印象深刻的是，在 2010 年劉德立曾臨時擔任「西班牙舞團-佛朗明哥舞蹈」表演後講座的即席翻譯，他只有 1 天的時間準備資料，卻能準確翻譯高難度的藝術性問題，表現出專業水準，「他的個性相當認真，並且活力十足，說起話來經常是中氣十足的。」

劉德立曾擔任輔大西班牙語文學系講師、本校西語系助教，他認為自己是個多元且喜歡變化的人，笑著說「學校工作對我來說有點枯燥。」因剛好有考試的機會，考上後就在外交部工作，而外交部是屬於經常調動、與各單位互動的工作性質，和他的個性一拍即合，因此他從薦任科員、駐西班牙代表處二等秘書、駐宏都拉斯大使館一等秘書等，一路至擢升至禮賓司司長都能游刃有餘。

禮賓司的工作主要是掌理接待外賓、國際典禮、接受各駐華使領館與代表機構人員之程序及其在華待遇等事項，鉅細靡遺的外交禮儀與措詞、接待規格及會議安排，隨時都在挑戰劉德立，「所以擔任禮賓司長需要兩大秘訣『溝通協調』和『保持好奇心』。」他解釋，外交工作是種與人為善且不失立場的特質，因此要想盡辦法跟每個人良性的互動，同時要發揮創意並注重安排細節，必須要時時設想及模擬各種情境，以因應各種事件發生。

這次建國百年國慶，不僅賓客雲集，今年來訪的總統也從去年 1 位增至 4 位、外交部長以上層級組成的國賓團也激增至 15 團，「從規劃開始就是很大的挑戰。」對劉德立來說，如何將每一個環節都流暢連結一起，讓國慶當天能依照計畫完全的實行，是禮賓司一大艱難的考驗。因此，他將每項主題工作都做分項規劃及安排，並呈現台灣特色讓賓主盡興而歸。他舉例，從台北賓館的酒會結束後，須帶國賓團搭乘高鐵至烏日站，所以從座位安排、往返動線規劃、轉乘交通工具、餐飲廁所、接待人員的互動等相關工作，除事先場勘並會同相關單位配合，並隨時依狀況調整。

「所以，每天都要不停地思考，只要一想到重點就趕快記下來。」劉德立指著自己的頭腦說，有時下班回家，雖然坐在電視機前面，腦中卻想著公事，甚至都聽不到太太跟他說話。也因為這樣的縝密的規畫，才能將這百年國慶，辦得熱鬧卻不失莊重。他開心又甜蜜地表示，光是國慶酒會 Logo 就下足一番苦心，剛開始是以芋頭和番薯的意義和色彩為設計理念，雖代表台灣精神，但對於百年國慶卻不夠喜氣；於是他發揮溝通專長，與設計者協調改善方案，並決定再加上 LED 燈，使其炫彩奪目，兼具藝術又能呈現熱鬧的氣氛，讓賓客都能感受到歡騰的喜悅。劉德立笑著說：「還蠻有意思的！」他謙虛地表示，這次的百年國慶酒會因為天氣很好，事情都能順利進行而感到很幸運，「雖然很難盡善盡美，但只要努力去做，就對了。」

在「保持好奇心」的秘訣上，他開朗地說，「就是對任何事情要感到有趣，要能從生活中找靈感。」劉德立為了讓百年國慶更具意義，在國慶酒會上，邀請百年餅店「玉珍齋」及「犁記」、鼎泰豐小籠包現場製作、烤香腸、車輪餅、滷肉飯等台灣特色美食帶入酒會，也將過去以往的冰雕改由法藍瓷公司展示相關作品，讓此次酒會能別出心裁的呈現在外賓面前。而這些籌畫力和執行力，都是在本校中積累的，「高中之前都是住在家中，當時離鄉背井到淡大，要想辦法面對寂寞、享受寂寞，所以書、朋友、社團都變成我的樂趣。」而社團的經營經驗，奠定他日後在外交部擔任禮賓司長的基礎。

校長室秘書黃文智因社團而和劉德立結識，他笑著說，「劉德立是校內天使社社長，不但將社團辦得有聲有色，課業也保持名列前茅。他能兼顧社團和課業，主要是因為目標明確，並運用時間管理及保持專注力。」黃文智認為，淡江社團內臥虎藏龍，能藉此拓展生活圈，並接觸不同科系領域的人，就如同他與劉德立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彼此相知相惜。

劉德立表示，淡江外交人才濟濟，如西語系校友的前任駐西班牙代表黃瀧元、歷任多明尼加大使陳顯祥及蔡孟宏、現任駐葡萄牙代表周麟、現任瓜地馬拉大使孫大成及法文系校友現任海地大使劉邦治等，有時會在外交場合上碰到，除討論外交工作外，也會聊起校園生活中的回憶點滴。

對劉德立而言，淡江是最自由的搖籃，提供他不同的思考方式，又能接觸不同科系的人，滋養他開闊的性格。學生時代最喜歡圖書館和宮燈教室，「圖書館是個大寶庫，我常常在圖書館待一個下午，真的非常過癮！」他肯定的讚許，淡江是他的啟蒙，幫助他成長，並影響他的一生，無遠弗屆。



劉德立課業名列前茅，並兼顧社團活動，最主要是他的目標明確，善用時間管理及保持專注力，因此能擔任外交要職。(攝影／張峻銓)

校友周麟任巴拿馬大使

摘錄自淡江時報第 848 期

【本報訊】本校西語系校友周麟，於 1 月份赴任巴拿馬大使。他畢業於本校西班牙語文學系及歐洲研究所，獲法學碩士學位，並於智利天主教大學攻讀歷史，獲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曾獲智利歷史學研究年度最佳論文。周麟早年通過外交領事人員乙等特考，即進入外交部服務，歷任駐西班牙、智利暨駐哥斯大黎加大使館秘書及駐葡萄牙代表等職務，與外交部科長、副司長，並曾獲保舉為外交部暨行政院模範公務員等榮譽。西語系系主任吳寬表示，很高興周麟擔任巴拿馬大使，他在求學時相當認真，很清楚自己的生涯目標，因此很早就開始進行外交考試的規劃，其本身的西班牙文造詣尤深，曾長期擔任總統暨行政院長的西班牙語即時口譯，也熟悉英文、葡萄牙語等外語，吳寬提到，去年邀請他來演講獲得系上同學熱烈迴響，未來有機會仍會再邀請他分享外交工作經驗。吳寬鼓勵欲從事外交工作的同學，除加強語言能力，也要培養國際觀、法律政治等觸類旁通，以發揮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本校曾被校友譽為外交人員搖籃，除了周麟外，另有西語系校友劉德立任巴拉圭大使和歐研所校友徐光普任巴西代表。

「憂鬱的熱帶」之追尋與想像

林禹貞

畢業於 1995 年西語系, 1998 年拉丁美洲研究所

現職: 駐宏都拉斯大使館新聞參事處一等秘書

大學時流行一本書叫「憂鬱的熱帶」, 厚厚的書內充滿奇風異俗, 讓人處處驚訝, 讓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浸淫於李維史陀的異地觀察, 想像他行旅南美洲所目睹的古老生活方式, 直至有機會延伸他書中的奇情描述。

李維史陀自己承認放棄哲學是基於個人理由大於智識理由, 或許他直覺將在巴西度過一段不尋常的未來, 一個年輕的哲學教授將其遠大抱負困鎖在法國的情況, 逐漸改變。他沈迷於新世界的地理與人們, 當然包括其中的悲慘景象, 李維史陀終究走進民族學的領域¹。

在「憂鬱的熱帶」壯遊未返的 Guido Boggiani

好奇心是推促人類移動的原因之一, 喜歡異國情調, 可以讓人有非凡的品味, 不過在許多情境下, 深深著迷於「他類」(los otros), 可能得付出相當代價, 甚至於項上人頭。李維史陀曾談及的義大利探險家 Guido Boggiani 就是一個例子。

Guido Boggiani(1861-1901)為義大利畫家, 26 歲前往阿根廷及巴拉圭, 並展開巴拉圭恰谷地區的探險之旅。據說他曾與當地 Chamacoco 原住民結婚, 他將蒐集到的原住民族物品送至義大利, 數年後重返恰谷這片具魔力的土地。這次他特別攜帶照相機, 運用當時的「玻璃底片」, 為 Chamacoco 族留下數百張生活紀錄, 並在「阿根廷攝影同好協會」等單位公開其作品²。今日, 我們可輕易看到這些影像, 不須冒險, 就可看到它們以「.jpg」的形式呈現。

Boggiani 後因數年未與外界聯繫, 朋友們為他組成搜尋隊, 然而, 進入恰谷後, 發現的是他與助理 Félix Gavilán 早已身首異處。Boggiani 先前已在恰谷長期居住過, 為何有此結局? 人們猜測因為拍攝照片之行為, 被當地原住民懷疑為「施用巫術」, 被拍者的靈魂因此遭攝走, 或許部落恰逢不順或容忍已達極限等因素, 終究造成悲劇。

¹ Angel B. Espina Barrio 著、石雅如譯,〈佛洛伊德與李維史陀—動力人類學和結構人類學的互補、貢獻與不足〉。(台北:秀威。2005 年)。頁 33。

² <http://www.fotomundo.com/index.php/historia/autores-y-colecciones/360-guido-boggiani-y-el-chaco-una-aventura-del-siglo-xix.html>, 2012 年 2 月 2 日。

現在在巴拉圭亞松森市，有條道路稱為 Avd. Dr. Guido Boggiani，有家不錯的旅店也叫 Boggiani，在亞松森以東 San Lorenzo 市有座博物館以 Boggiani 命名，生活在南美洲內陸的人們，用命名的方式，來紀念這位壯遊未返的人類學家。

三種將森林濃縮在幾滴液體的方式

李維史陀描述潘塔那(Pantanal)沼澤區時，曾提及喝馬黛茶的方法，筆者覺得頗有趣。他說，熱飲的馬黛茶稱為「馬黛茶」(el mate)，冷飲則稱為「鐵累累」(el tereré)，另外一種加糖的飲法稱為「甜馬黛」，葡文為 el mate doce，而在巴拉圭的稱為 el cocido quemado，也就是「焦糖馬黛茶」，通常是居家飲用，少數餐廳亦販售。

小說「澤地聚會所」描述 el cocido quemado 製作方式如下：

「一雨成秋，涼意從落地窗的縫隙襲捲而來，而炭火灼焦出來的馬黛茶香味盈滿屋內，帶著甜甜的暖意。火紅的木炭在碎馬黛草間將砂糖灼融，焦糖的甜味衝上屋頂，Doña Raquel 加入熱水滾煮後，再以紗網過濾茶渣，就是淡綠色的草原飲料。」

我手上的焦糖馬黛茶似乎還是太甜了，Doña Raquel 總是以厚重的糖來表達她的熱情。焦糖馬黛茶帶來幸福及暖度，火紅的木炭像是一位年長婦女的同情心」。

李維史陀喝馬黛茶的體驗是，「其感覺是接觸到黏黏的熱銀與充滿泡沫的水之混合：既苦又香，好像把整個森林濃縮在幾滴液體之中」。總之，不論將馬黛茶稱為草原飲料或森林飲料，顯然綠色的馬黛茶，可讓人直接躍入大自然。

我旅居巴拉圭期間，對焦糖馬黛茶有深刻的體驗，鄰人每天早晨總是以沸煮焦糖馬黛茶的方式展開一天的生活。蔗糖融化的甜度、大自然綠色飲料與充滿殖民史特色的蔗糖，以及取自廣闊牧場的牛奶，相互激盪交融，複雜的味覺構成，承載著異國想像，在清晨輕敲著初醒的窗戶，並等不及地滲逸進入。這是鄰居間的共同作息，烈火與焦糖的記憶，仍熟悉地徘徊在鼻尖。

羽飾民族及未染上「文明病」的人

李維史陀曾描述 Mbaya, Guaicuru 及 Chamacoco 三種原住民分別扮演貴族、農民及奴隸的共同生活方式。其中 Chamacoco(Tomarahó)人，與 Ayoreos 族均屬於 Zamucos 族系，為恰谷地區赫赫有名的羽飾民族。

在 Chamacoco 文化中，重要慶典活動均須穿戴由鳥羽編織而成的頭飾及裙飾，他們用炭灰塗黑身體，並以手指蘸上白色染料繪出圈狀、線狀或手掌造形，

頗具前衛藝術感。同時，每位參與活動的男子，均戴上由鳳梨科植物 Caraguatá 纖維編織而成的頭套，他們隱藏人類的重要結構，呈現出鳥類—尤其近似鴛鳥之意象。

Zumucos 族系是鳥類專家，不同鳥代表不同象徵及預示，羽毛的顏色隱含不同魔力，顯然我們對喜鵲及烏鴉的看法並非獨一無二。另外，巴拉圭近年來知名的 Chamacoco 素人畫家 Ogwa Flores，完成許多 Chamacoco 民族神話故事及宇宙觀畫作(Cosmografía)，其中多與鳥獸蟲魚、樹、風及巫師有關，相當引人入勝。

Ayoreo 與賽德克巴萊一樣，意為「真正的人」。他們是物質生活極為簡單的民族，成年人在恰谷地區歷經風霜，十分黝黑，臉龐豐潤的幼童則頗有華人輪廓。2004 年，巴拉圭媒體報導 18 名未曾與「文明」接觸的原住民走出山林，當局為保護他們，採取「隔離」措施，以免他們染上如天花、百日咳等源自舊大陸的「文明病」。然而，其中一位老太太數天後即因「感冒」過世。

他們離開原居地的原因可能是，因農牧經濟活動挺進，造成環境惡化；尋找離開的親人；以及族群內部問題等。如近年來，曾有酋長在與美洲豹搏鬥時，因受傷失血過多死亡，造成群龍無首，以致於出走之說法。

專家知識拼圖，我們耕耘異國情調

來到拉丁美洲後，再展卷閱讀「憂鬱的熱帶」，除了依然愛不釋手外，更增加幾分現實感，那本書竟成了我放逸巴西、巴拉圭的遊伴，確實是始料未及之事。

筆者友人 Deisy Amarilla 在名義上被 Ayoreo 人「收養」，她致力 Ayoreo 民族口述歷史，其著作提及，「巫師可以看見人的靈魂，因此會製造靈魂上的問題。人們常昏倒在地，甚至死亡，卻都不知原因」。同時，「巫師運用許多方式來革殺敵人」，「如果要殺死巫師，須先用長槍，再來必須割斷其頸部，才能完全確認他已死亡」³。

看著我在 Boggiani 博物館購得長弓箭及 Caraguatá 編織，心想上述說法似乎論證了被取走首級的 Boggiani 曾經是位「會施用巫術」的人物。

而他確實是「施用了巫術」，促使後來幾位研究原住民文化的人類學者，如李維史陀、西班牙裔文化研究者 Josefina Pla 和另一位終身奉獻巴拉圭原住民文化研究的斯洛伐克裔學者 Branislava Susnik 等人，追隨著他的靈魂，不約而同地往恰谷前進。

³ Deisy Amarilla-Stanley, 'Oe Chojninga'-Relato bilingües Ayoreo-castellano, Centro de Estudios Antropologicos de la Universidad Catolica(CEADUC), Asuncion, 2001, 75-77,

求知與旅行就像拼圖，對有些人而言是工具是義務；然而，對某些人來說，卻是終身志業，可以燃盡青春，壯遊不返。對我們大部分人而言，「我們可以藉由偵查者或冒險家在世界不同的角落時所觀察紀錄的事件加以聯想」⁴，也就是，翻翻「憂鬱的熱帶」等書，就可以展開不同層次的精神旅程了。

這種感覺其實就像阿言德(Isabel Allende)在小說「獸之城」(La Ciudad de las Bestias)裡描述巫術的施展一樣，只要集中精神，就可以祭出 el viaje visual。先有心念，再有親身體驗，天地之大，無邊無際，足以任你壯遊。

⁴ Angel B. Espina Barrio 著、石雅如譯，〈佛洛伊德與李維史陀—動力人類學和結構人類學的互補、貢獻與不足〉。(台北：秀威。2005 年)。頁 45。

Enseñando español en Tamkang

Francisco Luis Pérez

Me han pedido un artículo para la revista y no sé qué escribir. Pienso y pienso... y se me ocurre hablar un poco de mi experiencia en Tamkang. Ahora, ya tengo un tema, pero otra vez me encuentro en el no saber, porque hay tantas experiencias, reflexiones, sueños y sobre todo aprendizaje, que de nuevo, como el famoso burro de Buridán: no sé por dónde empezar. Y cuando no se sabe, pues se actúa, como los políticos de cualquier siglo o lugar. Empecemos.

MI experiencia de enseñanza en Tamkang ha sido un continuo aprendizaje, diario o mejor segundo a segundo, minuto a minuto... “paso a paso, verso a verso”, como decía mi coetáneo Joan Manuel Serrar, siguiendo al poeta icónico del 98 español Antonio Machado. Tengo entrañables recuerdos de miles de estudiantes que han paseado por estos claustros sus vidas, sus ilusiones, sus logros y sus limitaciones; dejando un rastro invisible de contactos, impresiones, sentimientos, información, etc. difíciles de encorsetar en palabras o análisis racionales. Yo les agradezco a todos ellos su paciencia con un extranjero caído del cielo en paracaídas sobre esta Isla Hermosa y siempre les he querido transmitir el optimismo del mar y cielos azules de mi Málaga natal, la confianza en sí mismos y todo el español posible para que en sus travesías vitales tuvieran el pertrecho de horizontes más amplios que el resto, visión positiva y capacidad profesional. Todo esto claro está son mis ilusiones y mis deseos, la realidad seguro que se queda corta, pero no creo que muchos alumnos me recuerden sin una sonrisa en la cara: la seña de identidad de la cultura mediterránea y de mi Málaga “que tiene Caleta y el Limonar y un parque lleno de flores a la orillita del mar, donde crecen los amores”, tal como reza una famosa canción popular, unos verdiales.

Ahora, aunque ya tengo menos estudiantes que antes en mis clases --ya que hubo muchos años en que todos asistían a mis clases, por ser obligatorias--, me encuentro con antiguos alumnos por doquier: en la playa, en pueblos de la geografía taiwanesa, en un avión, ... Y siempre es una alegría encontrar un rostro amigo que sonríe en español ... y también te habla, claro. En las embajadas o representaciones de Taiwán en el extranjero hay muchos graduados del Departamento de Tamkang y siempre es un honor poderlos saludar y ver cómo han tenido y tienen gran éxito profesional...

De los profesores también he aprendido mucho. Tengo un especial recuerdo de

mis conversaciones con el ex rector Chen Yea-hong, que me dejó impresionado, desde la primera vez que lo vi, por su excelentísimo español, por su gran respeto a los demás y por su preclara mente: todo un ejemplo para mí y para muchos. El Profesor Chen no sólo me sirvió de indispensable referencia a la hora del menester de enseñar sino que también me dio muy buenos consejos, que guardo y atesoro. De todos los demás profesores, de mi querido amigo Tomás Huang, con quién compartí despacho durante unos años, y de (mejor no seguir con cada uno, porque sería inacabable)... mantengo memorias de aprender sobre mí, sobre la vida, sobre Taiwán, sobre la enseñanza,... sobre todo.

Mi gran pasión ha sido, desde que tengo uso de razón, el aprender y en Tamkang se aprende un rato: no sólo dentro de las aulas, sino también fuera. En primer lugar, se aprende a respetar lo distinto, lo diferente, sin identificar diferente con enemigo o peor. Se aprende a no magnificar las contradicciones y roces inevitables debidos al choque cultural. Se aprende a ver detrás de un número de estudiante a una persona, que aunque en español no pueda expresarse muy bien, puede que tenga una capacidad superior y te pueda enseñar mucho sobre cantidad de aspectos. Se aprende a ser mudo, sordo, ciego... ante las dificultades de comunicación con el idioma. Se aprende a comer lo que sea, ya que no se encuentra lo que te gusta o a lo que estás acostumbrado. Cuando llegué a Taiwán, en 1985, poco antes de comenzar a enseñar en Tamkang, en Taipéi había muy pocas cafeterías, casi todas en hoteles de cinco estrellas y de vinos o comidas occidentales... nada de nada. Incluso lo que hoy es dieta habitual de los taiwaneses, tal como la leche, era un alimento no muy común... y no había McDonalds, ni tiendas de 24 horas, ni los nombres de las calles estaban romanizados, ... Era un mundo, duro para los extranjeros, que éramos una minoría y a quienes los niños nos señalaban indefectiblemente por las calles y nos decían en taiwanés o mandarín. “narices largas” o “estadounidenses”. Bueno, ya como todos los viejos, comienzo a contar batallitas y hablar de los tiempos de María Castaña. Cortemos esta línea de derroteros.

Si tuviera que resumir mi experiencia de aprendizaje en Taiwán yo diría que ha sido, en su intención, una labor de potenciar la capacidad lingüística con entusiasmo, gozo, transmisión de optimismo y apertura de nuevos horizontes. Y todo esto con la conciencia de que todos somos el paisaje de la vida de los demás. Por eso, mi estudiantes y el bonito entorno de Tamkang han sido y son el paisaje de mi vida, que pasa, pero siempre queda: “Todo pasa y todo queda, pero lo nuestro es pasar, pasar haciendo camino, camino hacia la mar”. Para terminar, decir que mi sentimiento, después de tantos años de enseñanza, desde el curso 1985-1986, es la de haber sido

eso: paisaje y sombra. Sombra porque he estado detrás de muchas cosas importantes en la historia del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y del Instituto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pero consciente de que soy un invitado en tierra ajena, no he tratado de ponerme debajo de los focos. Si alguna vez lo he estado, es por haber tropezado con ellos debido a este carácter andaluz que te hace moverte, hablar y hacer bromas o porque los demás me han puesto. Y acabo con unas gracias de todo cuerpo para todos los que he encontrado en mi sendero de Tamkang: profesores, alumnos, empleados y amigos.

Taipei, 19 de diciembre de 2011-12-19

Taiwán y la toponimia de la fantasía

Rachid Lamarti · 葉汐帆

本系兼任講師

Mi pasión por los mapas, la geografía y los topónimos empezó a dos manzanas de mi casa, en una antigua fábrica de corcho metamorfoseada en tienda. Uno podía encontrar allí cualquier cosa, desde artículos de escritorio hasta cartulinas y plastilina de colores, acuarelas, rompecabezas, calidoscopios, caballetes de pintura, hologramas, libros viejos, juguetes, canicas de porcelana, marionetas, máscaras, disfraces, bolas de cristal. El dueño, un hombre estentóreo y cenceño, de barba descompasada y una extraña rima asonante en los cabellos que le confería la apostura de un galeón pirata, tocaba la trompeta y andaba siempre riendo a carcajadas, ora en zancos ora en monociclo, por todo el establecimiento.

Se llamaba Rómulo y había heredado la fábrica de su padre, un magnate del corcho. Nada más recibirla, en un acto que muchos juzgaron descalabrado, vendió la maquinaria y remató la existencias del almacén a precios de saldo. Sólo conservó, por motivos inescrutables, el *suro*, un gigantesco tapón de corcho natural que plantó en la misma entrada. Todavía hoy el *suro* sigue rindiendo homenaje a la gloriosa industria badalonesa del corcho, de la que aquella fábrica había sido, en tiempos, buque insignia. Pero el negocio de Rómulo no era encorchar botellas, sino la magia. De la noche a la mañana, transformó la fábrica corchera en una cueva de Alibabá traspasada de circo, carnaval y océano. De la manga, sacó un nombre: *Abracadabra*, y lo estampó con letras de humo y dejó aljamiado en un rótulo que improvisó con la última tabla de corcho del almacén. La tienda enseguida se ganó a los críos del barrio. Solíamos ir después de clase a correr aventuras entre sus interminables anaqueleros en su exuberante patio trasero lleno de alocasias, helechos y salamanquesas fosforescentes. Por misteriosa razón, la tienda siempre olía a canela. Todas las tardes, con prestidigitaciones, acrobacias y cuentos extravagantes, Rómulo calzaba con botas de siete leguas la imaginación de los niños.

Por una escalerita de caracol escondida detrás de una cortina de basta tela azul, se llegaba a un desván o zaquizamí. Con ese arabismo se refería Rómulo al desván: el zaquizamí. Era un cuarto octogonal con techo abovedado del que pendía una enorme lámpara de bronce. Atlas, mapamundis, cartas de navegación, sextantes, brújulas y catalejos se disputaban el octágono. La madera del suelo crujía y a veces se metía en

mis oídos un ligero rumor de oleaje. El mar estaba de la tienda apenas doscientos metros y desde el ventanón ojo de buey del desván podía contemplarse el Mediterráneo. Escrutando el horizonte a través de esa ventana, inhalando la salobridad del aire, me sentía en lo alto de una cofa a punto de divisar palmeras tras meses de navegación.

Colgados por todas partes mapas de todas partes. De países, provincias, ciudades y aldeas que existieron, existen, podrían haber existido o que existirían si (quién sabe) o existirán (quién sabe) en el futuro. Recuerdo que un mapa de Kufa despertaba pájaros en mi cabeza. Invertí varias tardes en memorizarlo y por las noches me acostaba con el trazado de sus calles en la imaginación. Recorría Kufa a paso de funambulista a medida que rodaban mis ojos sueño abajo. Hacía poco que mi abuelo me había iniciado en el *Corán* y en *Las mil y una noches*. A mi abuelo le gustaba conciliar opuestos, desacralizar lo (en apariencia) sagrado y sacralizar lo (aparentemente) baladí. En Kufa cabalgué a lomos de al-Burak y bebí con Abú Nuwás a la salud del califa Harún al-Rachid. Ahorré durante semanas para comprar aquel mapa y aún lo conservo en un marco aupado hasta el dintel de la ventana de mi habitación.

Un globo terráqueo que no estaba a la venta, pero que podíamos manosear a placer, presidía cual oráculo el centro del zaquizamí. Era una pieza de museo, hierática y solar, que inspiraba adoración. El rito consistía en hacerlo girar de una palmada tanto al entrar como al salir del desván. El gato que dormía en un rincón del cuarto, más que proteger la tienda de los ratones, cuyas correrías apenas suscitaban en él bostezos y algún indolente pestañeo, velaba por la observancia del ritual. Si alguien, entrando o saliendo del zaquizamí, negligía palmear el globo, el gato se incorporaba de un salto, arqueaba el espinazo, descargaba electricidad por los bigotes y maullaba atronadoramente toda su reprobación hasta que el infractor rectificaba. Rómulo lo llamaba con un marinerismo saleroso: Arrufo. Por supuesto, poner nombre a los gatos es empeño fútil. Renuente por naturaleza, el gato no responde a nombres, ni siquiera a uno tan gatunamente medido como Arrufo.

El zaquizamí era mi lugar favorito, ya no de la tienda, sino de Badalona. Leía Polonia e imaginaba un país repleto de heladerías; Madagascar se me antojaba hogar de gnomos, duendes y magos malevolentes desterrados; pisaba con el dedo Siberia y tiritaba de frío, y tenía entonces que salir corriendo con el dedo hasta Guinea Ecuatorial o el sultanato de Brunéi para entrar en calor y detener el castañeteo de mis dientes. En ese zaquizamí vi por primera vez Taiwán en un mapa. Años después, presa

del veneno de aquellas tardes de geografía fantástica, descubrí in situ toda una mitología cifrada en la toponimia de Formosa.

Llegué al aeropuerto internacional de Taoyuan la noche de un veintinueve de julio. Un autobús destartado me llevó a Taichung. Allí pasé tres borrosos días. Luego, de nuevo en autobús tartana, bajé hasta Tainán. Me encanta viajar en autobús y fijarme en los letreros que cantan el nombre de los lugares adonde me aproximo o de los que voy alejándome. El primer topónimo que me alucinó durante kilómetros fue el de la propia Taoyuan · 桃園 “el melocotonar”. Pronto descubrí que su lirismo no era eventual o único. 沙鹿, si mis conocimientos de chino no me engañaban, significaba Ciervo de Arena, y 霧峰, Pico Aneblado. No tardó el volcán de la fantasía en entrar en erupción.

Montaña de la Tortuga · 龜山, Bosque del Fénix · 鳳林 o Lago del León · 獅潭 constituyen prueba viva y latente de que fueron los poetas y los fabuladores, en su afán de otorgar un origen mágico o mítico o divino a todos los lugares, los primeros toponimistas. Ante un público expectante, hambriento de prodigios, tales malabaristas de la palabra resaltaban en sus cuentos, epopeyas y poemas un rasgo geográfico prominente o una hazaña, milagro o gesta memorables.

Después de bordear Canción de la Curruca · 鶯歌, entrar en Siete Bellezas · 七美, dejar atrás Bosque de Agua · 水林, dormir en Primavera Eterna · 恆春, caminar por Seis Tortugas · 六龜 y adentrarse en Tierra Flotante · 浮洲, el viajero cruzará a galope tendido Estanque de los Bambúes · 竹塘 sobre la grupa indómita de Rocinante y notará los tirones gravitacionales del País de las Maravillas, Oz, la Tierra Media, Nunca Jamás y Mundodisco todos a una. Poco más tarde saltarán por el rabillo del ojo lotófagos, centauros, genios de la lámpara, baúles de peral sabio, ifrits, hombres lobo, hortensias cantoras, la bruja piruja y un rebaño de quimeras piafantes. Traspuesto ese punto de no retorno, en Montaña del Fénix · 鳳山 vi batir alas de fuego contra una Luna inmensa.

En chino más que en ninguna otra lengua los topónimos maravillan. Viajo por Taiwán raptado por el mismo alelamiento que debió de embargar a los cartógrafos de la Antigüedad. Merodeo con cautela por Cola del Tigre · 虎尾 y deliro en las inmediaciones de Sobre el Agua · 水上 con otra Aztlán. A pocos kilómetros de Tainán, Pozo de Jade · 玉井 promete restañar la herida de un amor súbito e incontestable o conceder el don de respirar bajo el agua a quien acierte la respuesta del enigma.

Aunque el bucolismo de El Prat sea tan reconocible a simple vista como el de Interior del Bosque · 林內 o el de Montaña del Tambor · 鼓山, en España, por lo general, los topónimos, los hidrónimos y los orónimos hablan con menos elocuencia que en Formosa. Barcelona, Lugo, Alicante, Ebro, Badajoz, Timanfaya, Cádiz, Albarracín, Gijón son topónimos antiguos desfigurados por la deriva fonética o el desconocimiento de la lengua con cuya materia fueron acuñados. En España hay topónimos iberos, celtas, tartesios, vascos, fenicios, cartagineses, griegos, latinos, germánicos, árabes, guanches, catalanes, gallegos y castellanos. La evolución fonética del español, asimismo, ha ocasionado colisiones homonímicas y cebado etimologías populares tan disparatadas como la que hace descender León del rugiente rey de la selva. Al lado de Isla de las Orquídeas · 蘭嶼, Estanque de los Peces · 魚池, Flor de Loto · 花蓮 y Bosque de Nubes · 雲林, la etimología de Ibiza, Blanes, Huesca, Teide o Guadiana se ruboriza o enmudece.

En español abundan los topónimos arábigos: Algeciras proviene del árabe *al-ʿazīra* "la península", Almería de *al-miriya* "el espejo", Jaén de *ʿayyān* "desfiladero", Albacete de *al-basīt* "el llano" y Guadalquivir de *al-wādī al-kabīr* "el río grande". Sin embargo, aun a los arabófonos, debido a la deformación fonética del término tras su trasplante y posterior aclimatación a la lengua española, resultarán tan herméticos como algunos hispanismos del tagalo (como *dalanghita* o *saklolo*) a oídos de un hispanohablante.

El sistema de escritura de la lengua china traslada no tanto sonidos como significados. Una de las mayores dificultades del chino radica aquí: no hay modo de llegar a la pronunciación de una palabra (salvo por aproximación o tentativa) a través de su escritura. En compensación, los significados afloran con más prontitud o como por arte de magia. Lo que por un lado escatima, la lengua china, por el otro, lo da con ambas manos. Con independencia de la pronunciación, sujeta como la de todas las lenguas a deriva, sus sinogramas se han mantenido incorruptibles durante siglos. Una escritura alfabética, por el contrario, ha de rendirse y adaptarse a la volubilidad de la fonética hasta que *apicula*, muele que muele, da *abeja*.

Abacadabra cerró hace tiempo, engullida por la obesidad mórbida de los macrocentros comerciales y el hecho de que los niños prefieran hoy las pantallas a las ventanas. El edificio sigue arrostrado a dos manzanas de mi casa, a doscientos metros del Mediterráneo, con el *suro* a la entrada, su portentoso desván abierto de par en par y tanta atmósfera cargada de canela. Cada vez que vuelvo a Badalona me acerco hasta allí con una bolsita de té verde de Alishan para reencontrarme con Rómulo, cuyos

cabellos, a pesar de los años, conservan intacta toda la rima asonante de los galeones pirata. Preparamos el té en la tetera de barro que le regalé años atrás, a la vuelta de mi primer viaje a Taiwán, subimos al zaquizamí, hacemos girar el globo terráqueo y nos acomodamos en un sofá desvencijado arrimado al ojo de buey. El té nos suelta la lengua y hablamos a risotadas del pasado, del viejo mapa de Kufa, de los cuentos con que encendía nuestra imaginación de niños, de las heroicidades de Arrufo, que cumplió la misión autoimpuesta de velar por el rito del globo terráqueo hasta el final.

Rómulo y yo compartimos la misma pasión por los mapas y la toponimia. Nunca he logrado captar tanto su atención como cuando le traduzco literalmente al español los topónimos de Taiwán. Sus arrugas se evaporan, su oído recupera momentáneamente el tacto de antaño, rejuvenecen sus ojos y sus manos, su cabello resplandece. Podría pasarse horas y vidas conversando sobre geografía.

Al despedirnos, ya entrada la noche, Rómulo vibra y promete visitarme algún día para que lo lleve a todos esos lugares con nombres, a su juicio, tan flamencos. Sé que el arrebato le durará hasta que se acueste y se lo lleve de un plumazo el sueño, y que a la mañana siguiente habrá olvidado su promesa.

Antes de salir del zaquizamí hacemos girar de nuevo el gran globo terráqueo y por breves instantes veo a Arrufo, sereno y complacido, en su rincón.

我和韋爾瓦的回憶

楊憶欣

湛藍的天空，溫暖的太陽讓我難忘。最近淡水濕冷的天氣不時地讓我想起西班牙的陽光。去年十月，我很幸運地能夠獲得韋爾瓦大學 (La Universidad de Huelva) 提供台灣學生在該校就讀碩士課程的獎學金。儘管當時我對韋爾瓦 (Huelva) 完全地陌生，但是我仍懷抱著緊張又期待的心情啟程前往西班牙，踏上這個我陌生卻又非常嚮往的國家。

韋爾瓦，是一個位於西班牙安達魯西亞韋爾瓦省的主要城市，東鄰賽維亞 (Sevilla)，東南接加迪斯 (Cádiz) 以及西鄰葡萄牙，話說當年哥倫布就是從韋爾瓦的 Palos de la Frontera 出發的。韋爾瓦離馬德里相當的遠，搭巴士需要八個小時的車程，連較快便利的快速鐵路也尚須花費四個小時，而且一天只有一個往返的班次。我還記得為了參加在西班牙淡江大學校友會的聚餐，我搭了八個小時的車才抵達馬德里，這也是我第一次坐這麼久的車，因為在台灣台北到高雄也不過就五個小時罷了。這讓我深深感受到，西班牙真的很大。

在去年將近十個月的留學生活中，我讓我難以忘懷的就是美食了，儘管台灣美食再多我仍總想起西班牙的生火腿、馬德里牛肚、海鮮飯、西班牙小菜、馬鈴薯蛋餅還有橄欖油，韋爾瓦盛產的海鮮蝦子、炸花枝、草莓又便宜又大顆，西班牙美食太多了，每個地區還有各自的美食和其特色。住的方面，西班牙的樓層區分和台灣不同，我們的一樓是西班牙的零樓 (Planta Baja)，我一開始不太適應所以有時會按成一樓，但是沒想到剛回到台灣搭電梯的時候，卻好幾次想說怎麼沒有零樓。行的方面，在韋爾瓦，大部分的人都走路，再來則是開車，摩托車普遍率和台灣相差甚大。在台灣習慣騎車的我，剛到西班牙每天都得走上一小時的路程，平常沒在運動導致我肌肉痠痛，不過久了之後也習慣了。另外我也發現，儘管我在西班牙飽受美食這個甜蜜的負擔，但是反而還變瘦了，我想每天走路是幕後推手吧。另外，韋爾瓦的天氣其實和淡水很像，因為靠海的關係所以沒有西班牙其他地區那麼的乾燥，但是別於淡水的是在冬天西班牙擁有溫暖和煦的太陽，讓我白天一出門就等不及快步走到陽光底下，享受陽光的洗禮。

在課業上，一開始我非常的不適應，因為西班牙人講話速度非常快，再加上韋爾瓦位於安達魯西亞省，也因此他們特有的安達魯西亞口音使得我常常有聽不懂。但是經過長時間的折騰總算是能夠聽懂那 S 被吃掉的口音以及他們當地自創的詞彙了。我就讀的是歐洲文學與外語教學系，我們系上除了應屆學生就讀外，還有很多正在就職或是曾就職再度進修同學，年齡層廣大。這點和台灣比較不同，因為在台灣大部分為應屆就讀學生為多。課堂上，當地學生都相當勇於發表

意見，上課風氣良好也很自由。在作業方面則是需要寫評論，不管是看一篇文章，一份論文或是一本書，另外也有各個人或是群組報告。在教育方面讓我稱羨的就是西班牙提供學生相當多的獎學金，有很多同學都是領有獎學金就讀，並且可享工讀而領取工讀金，還有一位同學是從遙遠的加里西亞到韋爾瓦來，因為他獲得就讀碩士和博士的獎學金。這樣一來可以省去相當多的學費以及補貼開銷。

最後，我要謝謝韋爾瓦大學提供獎學金讓我能有機會到西班牙唸書，也要謝謝台北駐西班牙經濟暨文化辦事處的從旁協助，最重要的是要謝謝吳寬主任給我這個機會並且給予鼓勵、關心和協助，還有謝謝林盛彬老師總是不放棄的勉勵和幫助我，給予我力量；另外還有戴毓芬老師細心地為我解釋文件或是網站的內容和白方濟老師親切地為我教改西文自傳，也謝謝在淡江四年大學，兩年多研究所以來教導我過的老師們，謝謝你們的西語傳承。還有辛苦處理業務的助理們。在西班牙時，我非常感謝幫助我非常多的馮竹美老師與其女兒曾慧嫻學姊，她們對於一個完全陌生的學妹如此的照顧和熱心款待，並且在我有困難時給予意見、關心和援助；還有熱心風趣喜愛自助旅行的陳順芳組長，他常鼓勵我們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不要只會待在家裡看書，要把握年輕留學時光去體驗西班牙風土民情，趁年輕時多做自助旅行。透過此次的留學生活，不管是在課業上、視野上皆讓我受益良多。更讓我深深體會到身為淡江人是管在國內或國外都能夠遇見這麼多各行各業的淡江學長、姊們，而且淡江人是多麼地不吝於對後輩的照顧，我真的非常高興能身為淡江人，也感到非常地幸運和驕傲。在未來，我也期許自己盡本分、所能的在社會上立足，並且秉持著這個淡江傳統幫助所需的學弟妹們。



(圖一)到同學家享用午餐



(圖二)參加韋爾瓦(Huelva)紀念哥倫布而每年舉辦的 Fiestas Colombinas

西班牙現代戲劇《波希米亞之光》

陳妤婷 Silvina

瓦葉英克蘭之《波希米亞之光》讀後心得

瓦葉英克蘭 (Ramón María del Valle-Inclán) 為西班牙文學中“98 年代”的重要作家之一。“98 年代”的作家深受流行一時的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叔本華、尼采的哲學思想等等的觀點影響，對舊的文學形式進行抨擊。他們反對 19 世紀作家過分修飾、咬文嚼字的寫作技巧。他們對詩歌、戲劇和敘事體文學進行革新。“98 年代”的美學思想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瓦葉英克蘭的創作風格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其中第二個階段即是表現奇怪、愚蠢或荒誕的人或物的“esperpento”階段。他在 1928 年接受採訪時再次向讀者闡述他的“esperpento”的理論。他認為，從藝術或美學的觀點出發可以用下面三種方式來觀察世界：跪著，站著，或從高空上俯瞰。跪著看世界時，這個世界是偉大的，人變成了超人，這就是古典的史詩和悲劇；站著看世界時，映入眼簾的是和你平等的世界，周圍的人是你的兄弟，這是沙士比亞的世界；而當你從空中俯視這個世界時，人變成了木偶，眾神也成了滑稽劇中的人物。他認為，後一種方式是極其西班牙化的方式。⁵他以第三種看世界的方式創造了“esperpento”這種藝術形式。而在以“esperpento”手法創作的劇目中的代表作無疑的是《波希米亞之光》。

“波希米亞” (Bohemia) 一詞是在形容當時的人放浪不羈的生活。而此部作品也是在反映當時一個畸形、不公正、壓抑和荒誕的西班牙社會。雖然情節簡單，沒有太多戲劇化的衝突，但是作者利用了對人物性格的刻劃以及透過角色間的互動和對話來突顯這部劇作的主題。《波希米亞之光》中的故事情節只發生在一天的時間二十四小時裡，從某一天黃昏的傍晚到翌日的清晨。從主角 Max Estrella 跟著 Don Latino 一起出門開始，每一幕都發生在不同的場景也出現了許多不同的人物，作者拉著讀者跟隨著兩位主角的腳步，看著他們在這短短的二十四小時中發生的所有事情，並且到了最後，Max 也還是沒有回到家中就在街上凍死。作者從故事的一開始就點出了死亡這個主題，像是在第一幕中，當 Max 的老婆 Madama Collet 在安慰 Max 時說：“*Otra puerta se abrirá.*” (天無絕人之路。)，而 Max 回答她：“*La de la muerte. Podemos suicidarnos colectivamente.*” (地獄之門為我們而開，我們可以集體自殺。)⁶，Max 因為他的懷才不遇，生活拮据，所以想要以死亡來逃避現實；還有第三幕所出現的彩券，它即是指引 Max 走向死亡的關鍵，也是對殘酷命運的挖苦。Max 為了追著那張彩券而開始一步步地邁入他的地獄之

⁵ 李賦寧主編，《歐洲文學史》第三卷，上冊，商務印書館，北京，1999-2001。

⁶ Ramón del Valle-Inclán, *Luces de bohemia*, Espasa-Calpe, S.A., Madrid, Tercera edición, 1971. p.10

旅。

劇中出現的人物角色非常多且複雜，但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即是 Max Estrella 和他的領路人 Don Latino，整個劇情都圍繞在他們兩個角色身上。Max Estrella 展現了一個幽默卻痛苦、尊嚴卻又卑微的形象，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角色。他對不公正的社會充滿了憤恨，對受壓迫的弱小則充滿了同情。而 Don Latino 則是與 Max 相對立的角色。他和書商 Zaratustra 一起聯合欺騙 Max，以及在 Max 死後他還拿著他的皮夾走。他是個虛偽、惡劣的角色，也是此劇中最具諷刺意味的角色。其他也有許多透過哈哈鏡反映出被扭曲的形象。像是 Zaratustra 其實是尼采書裡的英雄角色，但在此卻變成唯利是圖的書商；還有像是警察和“葡萄牙國王”(El Rey de Portugal)等，都逃不過被哈哈鏡扭曲的命運。此外，作者還將角色動物化以及物化。像是 Don Latino 在劇中被比喻為狗、豬等動物，這都是對當時社會裡人物的一個諷刺。

除了角色的外在形象外，從劇中人物所使用的語言，也可以展現他們的性格特質。作者將每個不同階層的人物說話時所用的語言、口氣和方式運用在作品中，不但有許多道地的馬德里用語，還有像是讀書人文鄒鄒的語言、官員和警察們的官腔以及像是賣報紙賣花和彩券、妓女等下層人民所講的粗俗語和俚語。而在角色間的對話也很清楚的表明了作者對當時西班牙政府及社會的不滿及充滿了諷刺。像是在第五幕中，Max 在騷動中被逮捕然後被審問，在他與審問者 (Serafín el Bonito) 間的其中一句對話：

Serafín el Bonito : El Señor Ministro no es un golfo. (部長並不是個無賴。)

Max : Usted desconoce la Historia Moderna. (那麼您就是不了解現代史了。)⁷

Max 的回答充滿了諷刺，他表明了西班牙的現代史中都充滿著無賴的官僚。接下來的第六幕，Max 在監獄中遇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加泰隆尼亞的無政府主義者。在他們兩個的對話中，清楚了表達了他們的立場。其中那位囚犯提到了當時的西班牙中，工作和才智總是被忽視的，唯獨金錢統治一切。 (*En España el trabajo y la inteligencia siempre se han visto menospreciados. Aquí todo lo manda el dinero.*)⁸ 在第七幕時，一群現代主義的年輕人和 Don Latino 為了要救出 Max 而來到了報社。在他們與報社編輯 Don Filiberto 間的對話說明了當時報紙及編輯的權利是非常大的。而報社就像是一個小型的政府一樣。

Don Filiberto : El Congreso es una gran redacción, y cada redacción, un pequeño Congreso. El periodismo es travesura, lo mismo que la política. Son el mismo círculo en diferentes espacios.⁹ (國會是一個大型的編輯部，而每個編輯部都是一個小型的國會。新聞業就像政治一樣頑皮。他們只是在不同

⁷ Ramón del Valle-Inclán, *Luces de bohemia*, Espasa-Calpe, S.A., Madrid, Tercera edición, 1971. p.50-51

⁸ Ramón del Valle-Inclán, *Luces de bohemia*, Espasa-Calpe, S.A., Madrid, Tercera edición, 1971. p.54

⁹ Ramón del Valle-Inclán, *Luces de bohemia*, Espasa-Calpe, S.A., Madrid, Tercera edición, 1971. p. 63

地點的同一領域。)

除了說明報社編輯部的權利外，編輯者也有極大的權利。像是在旁注上寫的：
¡Manos de esqueleto memorialista en el día bíblico del Juicio!¹⁰ (以他骷髏般的記者的手來做審判。)這些都可以看出當時報社和編輯者在當時的社會地位。再來是在第十二幕中，Max 他們回到了家門口，這時 Max 已經奄奄一息。從 Max 說的話中，可看出他對這個社會的失望。

Max : Los héroes clásicos reflejados en los espejos concavos dan el Esperpento. El sentido trágico de la vida española sólo puede darse con una estética sistemáticamente deformada. (凹凸鏡中反射出古典英雄的怪誕。西班牙的悲劇意識只能在一個變形的制式化體制裡找到。)

Max : Las imágenes más bellas en un espejo cóncavo son absurdas. (再美麗的形象在凹凸鏡裡都是荒謬的。)¹¹

而在最後一幕的時候，Max 的老婆和小孩的死訊，是從報紙中才得知。最後作者透過了 Don Latino 下了一個結論，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的荒謬 (Un esperpento)。

此部作品雖然情節佈局簡單，但作者純熟且細膩的敘述技巧和手法豐富了劇情的內容與張力。情節中有許多的互文性，引用了許多其他文學名著的名句甚至是人物來呈現，像是人生如夢 (La vida es sueño)；同時也引用了許多歷史上重要的真實人物穿插在情節當中，像是尼加拉瓜詩人 Rubén Darío。其次作者也將許多台詞和旁注文學化。除了這些，作者為了強化每個角色的特色而使用了許多俗語、俚語，因此有許多的字句都是字典裡查不到的。劇中也運用了大量的反諷及挖苦的語氣。這些都成為讀者在閱讀時的一大挑戰。有許多學者認為，Max Estrella 這個角色的原形是西班牙詩人 Alejandro Sawa，他的所有經歷都在《波希米亞之光》中體現。不過不管是誰的化身，作者瓦葉英克蘭利用了他精湛的文筆，清楚地傳達出他對當時政府及社會的不滿，他帶領讀者跟隨劇中主角 Max 的腳步，看清了當時在瓦葉英克蘭筆下的西班牙。

¹⁰ Ramón del Valle-Inclán, *Luces de bohemia*, Espasa-Calpe, S.A., Madrid, Tercera edición, 1971. p. 67

¹¹ Ramón del Valle-Inclán, *Luces de bohemia*, Espasa-Calpe, S.A., Madrid, Tercera edición, 1971. p.106

青年大使薩爾瓦多服務代表隊

黃万涓、蕭詩樺、徐子涵、吳承翰、林世宇、吳華君

在十一月之際，五個淡江西語系的學生黃万涓、蕭詩樺、徐子涵、吳承翰、林世宇加上一個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學長吳華君，雖然來自不同的年級與學院，但共同的目標將我們聚在一起，由西語系助理教授孫艾雯帶領我們，朝著成為國際青年大使的路程一起努力，薩爾瓦多代表團焉然而生！其實遴選上薩爾瓦多代表隊著實令我們大家又驚喜又驚慌的，驚喜的是我們獲得成為國際青年大使的機會，能夠到中美洲國家參訪並交流；驚慌的是薩爾瓦多計畫中的眾多交流項目之一為與薩爾瓦多大學的學生模擬聯合國會議，是令我們感到最生疏的項目。然而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縱使是自己不拿手的領域，但相信勇於接受新的挑戰並全力以赴，我們必定能擁有全新視野的感受和無比的成就感！

為期 11 天的行程中，前 3 天是我們最為緊張的模擬會議，以 3 人為一組代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五國，美國、中國、法國、英國和俄國，並討論國際性議題如糧食安全、維安問題和移民和教育發展等。由於聯合國會議是舉足輕重和非常專業的國際性會議，於是我們特別聘請了專門教授議事規則的老師，幫助我們了解並學習正式會議的相關流程與規則。我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去熟稔議事規則還有收集相關資料，而會議的流程非常繁複，議題的內容也很艱澀，以致我們常常跟不上會議的步調，或是抓不到議題討論的重點，為期一周的密集訓練讓我們吃足苦頭，過程中總是感到灰心不已，多虧老師耐心教誨與正面鼓勵，才能不屈不撓地通過這項艱難的任務，在會議最後一天以流利的西班牙文唇槍舌戰、火力十足的質問各國的決議案，在反對和贊成的聲浪間順利圓滿落幕。

在這不到兩星期的交流中，除了一些官方行程如拜會薩爾瓦多的副總統、國會議員以及中美洲統合體組織(SICA)外，也不乏文化的薰陶，我們探訪講述薩國史的藝術博物館(Museo de Arte de El Salvador, Marte)、曾經拿來做為國會與總統府兩用的舊總統府以及特別因為我們到來而開放參觀的軍事博物館，透過文物保存和館方人員的解說，薩國的歷史就好像電影一般，一幕幕在我們眼前播放，從西班牙殖民時期直至十幾年前的軍閥內亂，真實且震撼。最後幾天我們漫步在薩國的 Punta Roca 海邊、Suchitoto 市的傳統市集和美麗壯觀的火山口，品嚐薩國道地的美食 Pupusa 和人文的樸實與敦厚，將薩國的美與好盡收眼底。

但天下無不散的筵席，餞別會上我們精心準備了「保庇」舞蹈和「詠春拳」的表演作為給薩大學生的惜別禮，希望能藉由動感的節目讓大家沉浸在歡樂與嬉笑之間，暫緩濃濃的感傷氛圍。當看著薩大學生一個個走出會場準備離去時，不免一陣陣的鼻酸。和薩大學生的情誼在短短 11 天迅速加溫，雖然再見不知是何

時，但堅信距離不會讓我們變得遙遠；儘管青年大使看似已經結業畫下句點，但埋藏我們心中的感動時分和兩國的友情將永遠不會有結束的一天！很開心我們做到了，也獲得了無盡無數的體驗與回憶，身為淡江西語系的學生，我們感到與有榮焉，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是代表臺灣的國際青年大使！



大三出國心得

何姿瑩

大三這年，我在西班牙度過了無數個美好時光，雖然課程已經結束，但想起和大家一同上課的期間仍是記憶猶存。

還記得剛到西班牙的時候，一切對我而言都十分新鮮，新的城市新的環境，人事物都和台灣不一樣。但相信我將會在這裡體驗前所未有的新生活，認識許多不同國籍的朋友，並且把學習兩年的西班牙文再繼續加強。可是另一方面也擔心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做到，在學校學過的文法會話是否能好好運用，以及能不能聽得懂當地人說的話。

剛開學的時候，的確覺得老師說話好快，幾乎跟不上老師上課的節奏，文法程度也比以前還艱深。與當地人溝通時，也必須請他們重複或放慢速度再講一次。我很慶幸我遇到一個很有耐心的家媽，會聽我慢慢地講完事情，有時候會糾正錯誤的地方，更時常告訴我許多文化和節慶的資訊，指引我適應這裡的生活。

這一年來，親身體會了西班牙式的生活，在當地大學上課，認識了許多新朋友，一起參加節慶和許多活動，也周遊了歐洲其他大大小小的城市。除了進步了不少語言能力，學習獨立和自己解決事情，也是我的一大收穫。這趟繞過半個地球的遠行是我目前最珍貴的一個回憶，永遠都不會忘記大三這年在西班牙如此精彩的生活。



潘普洛那城市巡禮--在
鬥牛場前大合照



拿瓦拉校園一景

大紅喜氣過新年!!連外國朋友都愛台灣菜喔!!



和美國及日本的同學合照

九月底參加小型奔牛節 San Fermín Txikito





大三出國心得

張惠華

大三出國留學對我來說是個非常難得的經驗，為了取得資格，我從一入學就非常認真，終於大二時在錄取名單中看見自己的名字。出國前，做了很多事前準備，找房子、辦簽證、護照...等等大大

小小的事情，一方面很期待出國，另一方面又害怕出國遇上問題無法解決、擔心會不會一下飛機遇上爬手、語言不通怎麼辦...等的問題，但是這些事情系上都為我們妥善的安排，也請一些學長姐們來解開我們的疑惑。

但是抵達西班牙後，因為環境、語言都不熟悉，思鄉的情緒一湧而上，但是一想到花了大筆的錢、準備了那麼久才能有機會來到這邊，現在就放棄而回頭，豈不是太可惜了嗎？雖然多多少少還是躲在被子裡哭了幾天幾夜。

期初，因為同行夥伴遇上房子的問題，而準備搬家，到處找房子，我也跟著他們幫忙尋找，遇上問題大家集思廣意想辦法解決，自己打電話問房東，聽不懂再換另一個人聽，就這樣用著破爛的西班牙文與人溝通，漸漸的聽、說的能力因此提升不少，也體會到有夥伴一起的重要性。

在西班牙，課不多，而且不時就有節日放假，因此我們有很多的機會到西班牙、歐洲各地遊玩、探索，一年下來我去了十幾個國家，途中也遇上不少災難卻有趣的事，麗如在英國時遇上大雪機場因此關閉，同時西班牙機場罷工，害得我跟同行的夥伴在機場待了3天晚上。

這一年下來，我覺得語文能力的增進與否取決於自己本身，拿一個認真主動學習的學生，與一個被動而不認真的學生做比較，當然是前者進步得比較多，要不要進步、會不會進步因人而異。大三交換學生不僅有機會增進語言能力，更能增廣見聞，體會獨自在異鄉沒有家人幫忙洗衣、煮飯、打掃的滋味，學習歐洲人的生活方式，對比台灣的狀況，所有你看到、聽到的種種都能幫助你省思二十年來得一切。同時也能認識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人們，對我來說，這一年的異鄉陶冶很值得，人生一次難得的體驗，這一年將會讓你永生難忘。

沒有家人卻有朋友一起動手做的年夜飯



Pamplona 近郊 Olite 城堡



參加學校登山社周末到西班牙國家公園
Bardenas Reales 健行活動

大家在 Ayuntamiento 前狂歡並等待 San Fermín 開幕式



Cuenca 遊學心得

張貴媚

從一開始選填志願的誤打誤撞，到後來真正踏上西班牙旅程，西班牙文真正佔據我的人生僅僅不到四年的時間，就已將曾經以為美國是世界中心的我，帶向另外一個未知卻又美好的世界。

當我發現經過長途飛行的天空慢慢透出魚肚白，螢幕上一再顯示離目的地將只剩下幾百公里時，我相信西班牙這個字在我的字典裡不會再只是個遙遠的國度，而將成為我第一個到訪的國家，踏入西班牙國門後，在推行李推車的時候碰上了一點麻煩，幾個女生使不上力推不動，這時有個熱心西班牙男子提醒了我們，必須先壓再推，也順手幫我們推了一個，頓時覺得國民外交就該從小細節做起，並也讓還沒真正認識西班牙的我，打了個漂亮的第一印象分數，只是疲倦和不真實感依然縈繞整個腦袋，窗外的風景似夢似實的一幕幕從眼前轉換，眼皮卻也不爭氣的重了起來，就又昏昏沉沉的睡著了。

入住宿舍後，又順道到了對面的超市逛了一回，儘管時差的問題還沒有調好，卻也不減興致的在超市裡「尋寶」順道學學單字，晚餐時發現西班牙食物竟比台灣食物鹹，水灌了不少，卻也學到原來一餐有三道菜。晚餐飯飽後，得知隔天一早要搭乘小火車到 Cuenca 市中心繞一繞，便也早早入睡。翌日，早晨搭車上山迎面而來的風有點冷，但沿途迷人風景、街道巷弄讓人忍不住多按幾個快門，參觀完歷史遺跡，時間逼近中午，走下山，不免一身汗，幸好乾燥的天氣一下又乾了。



過了愉快的周末，考完分級測驗也參加了記者會，我們被帶到 Bar 裡去喝點東西，悠閒又愜意的度過一天，而之後的幾個禮拜，分組並和台灣和韓國的學生一起上課，剛開始上課時，期待有外國籍學生可以一同上課，但亞洲同學居多的情況的實際情況真的讓人失望不少。但也不全然無好處，上課時，對於韓國同學的口音覺得十分特別，時常必須很專心的聽才能懂，到最後韓國口音的有趣和與韓國同學的交流卻也變成了種學習，而和其他幾所台灣學校的學生的互動，也是檢視自己西班牙文實力和觀摩的好機會。另外，授課老師教學認真，每一天也有不同的學習主題，西班牙電影、音樂、歷史輪流上課，老師也會要求我們寫日記或指定作業，想像中的遊學生活並不像想像中輕鬆，而是每天都必須學習並獲得

的。

除了課程外，休閒時間也是相當重要的，不管是歷史老師帶著我們參觀教堂，並對教堂裡的每個細節都鉅細靡遺的講解，又或者課後時間隊輔帶著我們上山野餐然後夜遊，那次的郊遊特別令人印象深刻，Cuenca 山上長滿了有刺植物，但在崎嶇又顛頗的山路上閃躲時聞到迷迭香，那香味帶著點神祕，為那趟旅程增添了幾分趣味，在香味遍布的山坡上，竟要冒著被針扎的危險才能採香草，令我感到非常驚奇，下山時微微的月光照著山林，恐怖瀰漫著整個氣氛，精心策劃的隊輔扮鬼嚇我們，而我當然沒被嚇著，只驚艷於一隻從未在台灣看過的螢火蟲，當然頓時也覺得好慚愧，生於擁有豐富資源的台灣，卻因為光害而讓螢火蟲消失，要在西班牙才能見到，不禁覺得那一夜外國的月亮特別圓。

當然對於初出國的人，在國外水土不服的環境下保持健康是很難的，到西班牙 10 天後我病了，不過得的是思鄉病，並不是說每天日子過得無聊或者是有嚴重的想家情緒，只是在西班牙食物重口味的洗禮下，特別懷念家鄉，也覺得台灣在某些地方特別好，就舉西班牙物價較高和不提供吸管來說，相較之下，台灣是美食天堂和資源便宜的地區，時常覺得台灣不夠好的崇洋媚外心態，在那一段時間完全消失，一心只想著再回台灣的第一天，一定要先吃些什麼東西來犒賞自己，雖然懷念家鄉味，但到了國外就先國際化你的胃吧，另外也要盡量嚐鮮，所以之後我們幾個女孩兒就約了到 Bar 喝點東西也吃 tapas，tapas 的美味讓我們暫時忘卻了家鄉味，但只能留香於牙縫三天，而且重點是我們還能和帥哥服務生聊天，想當然爾三天一過我們又跑去了報到了，好幾次到 Bar 體驗西班牙 tapas 文化後，真的深深的覺得，台灣人的生活步調太快了，時常連忙裡偷個閒喝咖啡的時間都沒有，像西班牙人喝飲料聊聊天的悠閒時光，真令人羨慕。

總之從行前滿懷著期待，到真正到了西班牙，著實讓我這個從未踏出國門一步的井底之蛙大開了眼界，更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樣，各各看得出神，並也長長見識。

Cuenca 遊學心得

曾好茶

當飛機落於馬德里巴哈拉斯機場時，我感受到從未有的莫名興奮，血液裡的狂熱因子在沸騰，在心裡吶喊著：「天阿，我在西班牙耶。」在泰國轉機，飛越了亞、歐洲大陸到達心目中的夢想國度，總共將近 20 小時的旅程，讓第一次出國的我感到些許的疲累感，但油然而生的興奮感絲毫未減，下飛機後大口吸入西班牙的空氣，所有入目眼簾的事物對我而言，再新奇也不過。



很開心能夠參加由 Universidad de Castilla-la Mancha 所舉辦的 ESPACU 短期西班牙語課程，因此在 Cuenca 這充滿歷史的美麗城市待了一個多月。除了台灣來的學生外，也有來自韓國的學生和我們一起上課，而班級則依照學生程度考試分配，進行 DELE 檢定程度的授課。課程多元有趣，除了基本的文法、會話課，西班牙歌曲電影欣賞，及歷史、藝術欣賞...等，豐富且多元的資訊讓我們不僅是西語口語練習，同時由日常生活與文化方面深入了解西班牙。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西班牙教授們，都很親切並且有耐心地指導我們，如同朋友般和善。

課後活動則是由對方大學生帶領我們體驗真正的西班牙式生活，每天有不同活動，進行有趣的團康活動，週末拜訪其他城市，藉由活動使我們有更多的機會認識西班牙人，進一步認識他們的思維與生活方式。

課程結束後，我和另外幾位夥伴展開南部冒險之旅。對我們來說一切都是新的體驗，從安排行程、訂車票、旅館我們一手包辦，我們享受著每個城市的特有的氛圍，用心體驗遇到的人事物，儘管旅途的過程中難免有些摩擦或不愉快的事，西班牙的美讓我們忘掉所有的不開心，留下來的無限美好的回憶。

旅行，使這趟西班牙之行更加圓滿，探索全新的世界，帶給我的是無盡的感動與一顆成長的心。

西班牙 ¡Hasta pronto!

LAS COMIDAS EN TAIWÁN

Amanda

A los taiwaneses les gustan las comidas de todo el mundo, especialmente las comidas de América. La hora en torno a la cual se suele comer en Taiwán son las 12 del mediodía. En los restaurantes, lo más normal es que entre gente a comer hasta la una de la tarde, especialmente en las grandes ciudades: Taipéi y Kaohsiung.

La cena es a partir de las seis de la tarde, aunque lo más habitual es cenar en torno a las siete. Por esta razón, los programas de noticias en la televisión se programan de doce a una del mediodía y de siete a ocho de la noche.

En Taiwán, depende los sitios y el lugar, hay muchas comidas y bebidas. Me gustan las bebidas, el vino y las cervezas, especialmente cuando el clima es muy caluroso.

Generalmente, los sábados y domingos muchos taiwaneses van al restaurante para hablar con los amigos y las amigas. A nosotros nos no gusta mucho salir por la noche.

UNA GRAN MADRE

Olivia

En el pasado las vidas de las familias eran peores. Muchos niños no podían ir a la escuela, porque sus padres no tenían suficiente dinero. Los niños tenían que trabajar para ganar dinero.

Había una familia de tres personas: el padre, la madre y un niño. El padre se ganaba la vida vendiendo pescado. Cuando cenaban todas las noches siempre había un pez en la mesa. Cierta noche el niño vio que su madre se comía la cabeza del pescado. A su madre le gustaba comer la cabeza, por eso se la daba a su mamá todos los días.

Pasaron muchos años y el niño cumplió veinte años. Había ganado mucho dinero. Su madre ya no trabajaba todos los días. Una noche, cuando cenaban, el hombre preguntó a su madre por qué le gustaba comer la cabeza del pescado.

—Porque la otra parte del pez tiene mucha carne, tienes que comerla para crecer.
El hombre lloró.

UN CUENTO DE MI PADRE

Estela

Un día mi padre me contó un cuento sobre su tiempo de juventud. Cuando era niño, vivía en un pueblo muy pequeño en Tainán. Tainán es una ciudad tradicional. Está en el sur de Taiwán. La vida de aquella gente era muy sencilla y pobre. En la edad agrícola, mis abuelos tenían una tierra arable. Ellos cultivaban mangos. Por las mañanas, mi padre se levantaba muy temprano todos los días e iba a la escuela a pie, de cuando en cuando, en bicicleta. Tenía que ayudar a mis abuelos a labrar la huerta después de las clases.

La gente en aquella época no ganaba mucho dinero, por eso la vida de los niños era muy pobre. No podían ponerse ropa nueva en el Año Nuevo Chino.

En lo referente a la diversión, el béisbol era el deporte más popular. Todos los chicos jugaban al béisbol cuando tenían tiempo. Como no tenían televisor en casa, mi padre y sus hermanos siempre escuchaban los partidos por la radio. Los fines de semana mi padre y sus amigos iban al río todo el día, nadaban, jugaban y se divertían mucho.

A los veinte años, mi padre quiso ir a trabajar en Taipéi, la ciudad más de moda de Taiwán; en el pueblo no era posible ganarse la vida. No podía volver siempre a su pueblo natal.

Ahora mi padre siempre añora los años de su niñez en el campo. Si tengo oportunidad quiero ir a Tainán con mi familia en las vacaciones y experimentar una vida muy tranquila.

大事紀

99 學年度下學期-100 學年度上學期演講名單

演講老師	演講題目	演講時間
黃任佑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專員)	從學習西班牙語文到駐外經貿工作	100/03/08
黃英傑 (巴麥欽責仁波切) (華梵大學副教授)	十三朝古都西安文化與宗教深度之旅	100/03/21
馮竹美 (傑出系友)	西班牙華語教學現況	100/03/22
Dr. Marcus Matthes (外交部西班牙文翻譯顧問)	中西翻譯：台灣常見英文影響	100/04/12
María Quintana (阿根廷天主教大學教授)	El español como lengua plurinacional: Principales variaciones lingüísticas entre el español de España y el español de Hispanoamérica (作為多國語言的西班牙文：西班牙與拉丁美洲在西班牙語言上之差異)	100/04/19
黃任佑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專員)	從駐外經貿單位看未來西語人才之運用與發展	100/04/27
廖容綺 (傑出系友)	職場生涯漫談	100/05/04
劉國威 (佛光大學副教授)	人生路途的轉彎：我的負笈歷程	100/05/04
José Luis Canas Fernandez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哲學系教授)	西班牙及拉丁美洲的挑戰哲思	100/05/05
張冠超 (中央通訊社新聞編譯顧問)	如何做好新聞翻譯	100/10/04

周逸 (美國波士頓百克里 音樂學院電影作曲 系畢業)	伊比利半島旅遊見聞	100/10/11
羅錦雲 (傑出系友)	中南美貿易經驗分享	100/11/14
王儷瑾 (西班牙中文官方導 遊)	從西班牙官方導遊談西班牙旅遊的軼事與譯 事	100/11/23
Eduardo Tami (阿根廷著名笛子 演奏家)	阿根廷音樂饗宴	100/11/25
方浩惲助理教授 (輔仁大學西語系)	在課堂上能提高學習動機的教材編制之研究	100/12/5
林燦輝 (前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綜合企劃委員會 執行秘書)	駐外及人生經驗談	100/12/5
游祥洲 (佛光大學生命與宗 教系教授)	曼陀羅與生命的核心價值	100/12/9
白士清副教授 (淡江大學西語系)	新與舊的 ELE 教材在初級會話的使用	100/12/12

募款成果

99 學年度下學期-100 學年度上學期募款名單

黃輝達	2,500	西語系專用
林盛彬	12,000	西語系思源獎學金專用
馮竹美	3,000	西語系專用
吳寬	1,600	西語系專用
吳寬	100,000	西語系專用
朱永祥	6,000	西語系專用
廖容綺	3,600	西語系專用
吳寬	3,000	西語系專用
林禹貞	6,000	西語系思源獎學金專用
張春成	120,000	西語系專用
廖容綺	10,000	西語系廖楊寶銀獎學金專用
徐台娟	20,000	西語系專用
黃任佑	50,000	西語系黃志忠獎學金專用

活動照片



左圖：頒發獎學金



右圖：阿根廷音樂饗宴



左圖：廖容綺－職場生涯漫談

右圖：周逸－伊比利半島旅遊見聞



左圖：羅錦雲－中南美貿易經驗分享





左圖：馮竹美－西班牙華語教學現況



右圖：Dr. Marcus Matthes－中西翻譯：台灣常見英文影響



左圖：María Quintana－作為多國語言的西班牙文：西班牙與拉丁美洲在西班牙語言上之差異

右圖：黃任佑－從駐外經貿單位看未來西語人才之運用與發展



左圖：張冠超－如何做好新聞翻譯

OLÉ 第四期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 2012 年 4 月出版

聯絡地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

電話：02-2621-5656 轉 2336(碩士班), 2337(大學部)

電子信箱：spanish@mail.tku.edu.tw

責任編輯：碩一 Valeria 吳佩羿

封面設計：碩二 Margarita 張薰芃

指導老師：吳寬 教授